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
第五回 三水館權作會陽台 十二紳同結談瀛社

話說聯元說起謀差使的事情，把籌款的為難處說了出來，聽周庸祐的話，已有允願借款的意思，使索性向他籌劃。周庸祐道：「粵海關是個優缺，若不是多費些錢財，斷不易打點。小弟實在說籌款是不難的，只要大人賞臉，使小弟過得去才是。」聯元道：「這是不勞說得，聯某是懂事的，若到任時，官是聯某做，但年中進項，就算是聯某和老哥兩人的事，任由老哥怎麼主意，或是平分，就是老哥占優些，有何不得？」周庸祐道：「怎麼說？小弟如何敢占光？大人既准兩人平分，自是好事。若是不能，但使小弟代謀這副本錢，不致虧缺，餘外就由大人分撥，小弟斷沒有計較的。」聯元聽了大喜，再復痛飲一會。正是茶前酒後，哪有說不合的道理？那小朵兒又付道：聯元若因運動差使，謀得這副本錢，自己也有好處，因此又在一旁打和事鼓，不由得周庸祐不妥，當下就應允代聯元籌劃二三十萬元，好去打點打點。聯元道：「老哥如此慷慨，小弟斷不辱命。方今執政的敦郡藩王，是小弟往日拜他門下的，今就這條路下手，不消五七天，准有好消息回報。」周庸祐道：「小弟聽說這位敦王爺不是要錢的，怕不易弄到手裡。」聯元道：「老哥又來了，從來放一個關差；京中王大臣哪個不求些好處？若是不然，就百般的阻礙來了。不過由這位王爺手上打點，盡可便宜些的便是。」周庸祐方才無話，只點頭答幾聲「是」。

這時已飲到四鼓時分，周庸祐已帶九分醉意，聯元便說一聲「簡慢」，即命撤席。又和兩個像姑說笑一回，差不多已天色漸明，遂各自辭別而去。自此周庸祐就和聯元天天在像姑寓裡，花天酒地，倒不消說。聯元凡有所用，都找周庸祐商酌，無不應手。果然不過十天上下，軍機裡的消息傳出來，也有放聯元任粵海關監督的事，只待諭旨頒發而已。自這點風聲泄出，京裡大官倒知得聯元巴結上一個南方富商姓周的，哪個不歎羨？有條來找周庸祐相見的，有托聯元作介紹的，車馬盈門。周庸祐縱然花去多少，也覺得一場榮耀。

閒話休說。且說當時有一位大理正卿徐兆祥，正值大比之年，要謀一個差使。叵耐京官進項不多，打點卻不容易，幸虧由聯元手裡結識得周庸祐，正要從這一點下手，只是好客主人多，人人倒和他結識，不是有些關切，借款兩字，覺得難以啟齒。那一日，徐兆祥正在周庸祐寓裡談天，乘間說道：「老哥這會來京，幾時才回廣東去？究竟有帶家眷同來的沒有？」周庸祐道：「歸期實在未定。小弟來京時，起程忙速些，卻不曾帶得家眷。」徐兆祥道：「旅館是很寂寥的，還虧老哥耐得。」周庸祐道：「連天和聯大人盤桓，借酒解悶，也過得去。」徐兆祥道：「究竟左右沒人伏侍，小僕也不遇到，實不方便。小弟有一小婢，是從蘇州本籍帶來的，姿首也使得，只怕老哥不喜歡。倘若不然，盡可送給老哥，若得侍巾櫛，此婢的福澤不淺。未悉老哥有意否？」周庸祐道：「哪有不喜歡的道理？只是大人如此盛意，小弟哪裡敢當？」徐兆祥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彼此交好，何必這般客氣？請擇過好日子，小弟自當送來。」周庸祐聽了，見徐兆祥如此巴結，心上好不歡喜，謙讓一回，只得領諾。徐兆祥自回去準備。

周庸祐此時，先把這事對聯元說知，一面就要找個地方迎娶。只念沒有什麼好地方，欲在聯元那裡，又防太過張揚，覺得不好看。正自尋思，只見同鄉的陳慶韶到來拜會。那陳慶韶是由舉人年前報捐員外郎的，這時正在工部裡當差。周庸祐接進裡面，談次間，就說起娶妾的事，正愁沒有地方借用。陳慶韶道：「現時三水會館從新修飾，在寓的人數不多，地方又自寬廣，想借那裡一用，斷沒有不可的。」周庸祐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只小弟和他館裡管事的人不曾認識，就煩老哥代說一聲，是感激的了。」陳慶韶道：「這也使得，小弟即去便來。」說罷，即行辭出。不多時，竟回來報道：「此事妥了，他的管事說，彼此都是同鄉，盡可遵命。因此小弟也回來報知。」周庸祐感激不已，便立刻遷過三水館來居住。即派人分頭打點各事，聯元也派人幫著打點。不數日間，台椅器具及房裡牀帳等事，都已停當。是時正是春盡夏來的時候，天氣又自和暖。到了迎娶那一日，周庸祐本待多花費一些撐個架子，才得滿意。只因徐兆祥是個京裡三品大員，與書吏結這頭姻好，自覺得不甚體面，就托稱恐礙人議論，囑咐周庸祐不必太過張揚。周庸祐覺得此話有理，便備一輛車子，用三五個人隨著，迎了徐兆祥的婢子過門。周庸祐一看，果然如花似月，蘇州美女，端的名不虛傳，就列他人第四房姬妾，取名叫做錦霞。他本姓王的，就令下人叫他做王氏四姨太太。

是日賓朋滿座，都借三水館擺下筵席，請親朋赴宴。夜裡仍借館裡房子做洞房，房裡的陳設，自然色色華麗，簇簇生香。錦霞看了這張牀子，香氣撲著鼻裡，還不知是什麼木料制成，雕刻卻十分精緻，便問周庸祐這張是什麼牀子。周庸祐道：「你在徐大人府裡，難道不曾見過？這張就是紫檀牀，近來價值還高些，是六百塊銀子買來的了，你如何不知？」錦霞道：「徐大人是個京官，慣是清儉，哪見過這般華美的牀子。」周庸祐笑了一聲，其餘枕褥被帳的華貴，自不消說了。過了洞房那一夜，越日，周庸祐即往徐兆祥那裡道謝，徐兆祥又往來回拜，因此交情頗密。後來和周庸祐借了萬把銀子，打點放差，此是後話不提。

且說聯元自從得了周庸祐資本，自古道「財可通神」，就由王大臣列保，竟然諭旨一下，聯元已得任粵海關監督，正遂了心頭之願。自然同僚的紛紛到來道賀，聯元便要打點赴任。那日見著周庸祐，即商議到粵上任去，先說道：「這會仗老哥的力，得任這個好缺，小弟感激了。只是起程赴任，還要多花一二萬金，才得了事。倒求老哥一概打算，到時自當重報。」周庸祐道：「這不消說，小弟是準備了。」聯元又道：「日間小弟就要上摺謝恩，又過五七天，然後請訓，必須聽候召見一二遭，然後出京，統計起程之時，須在一月以後。弟意欲請老哥先期回去，若是同行，就怕不好看了。」周庸祐聽得有理，一一允從。送聯元回去後，過了些時，即向各親友辭行，然後和錦霞帶同隨人，起程回粵。雖經過上海的繁華地面，因恐誤聯元到粵時接應，都不敢勾留，一直揚帆而下，不過十天上下，已回到廣東。

原來家人接得他由香港發回的電報，因知得周某回來，已準備幾頂轎子迎接，一行回到宅子裡。家人見又添上一位四姨太太，都上前請安，錦霞又請馬氏出堂拜見，次第請伍姨太太和香屏姨太太一同見禮。各人都見錦霞生得十分顏色，又是性情態度頗覺溫柔，也很親愛。只有馬氏一人心上很不自在，外面雖沒說什麼話，因念入門未久，不宜鬧個不好看，只得權時忍耐忍耐，好留得後來擺佈而已。因此錦霞暫時也覺安心。香屏姨太太自回自己的宅子裡去，錦霞就和馬氏、伍姨太太一塊兒居住。

過了一月有餘，早聽得聯元將近到省的消息，周庸祐這時已換了一位管家，喚做駱念伯，即著他到香港遠地迎接聯元，並對聯元說道：「這回大人到省，周老爺也不敢到碼頭迎接，因恐礙人議論，請到公館時相見罷。」聯元早已全意，即著駱念伯回報，代他找一間公館，俾得未進衙時居住。駱念伯得令，自回來照辦。那聯元果然第二天就到了粵城，自然有多少官員接著，即先到公館裡住下，次日就要出來拜客。

你道那聯元先往拜見的果是何人？他不見將軍，不見督撫，又不見三司，竟令跟人拿著帖，乘著大轎子，直出大南門人東橫街，拜見本衙門的書吏周庸祐，次後才陸續往拜大小官員。此事實周庸祐想不到，旁人更不見得奇異。有知道內裡情節的，自然搖著首一笑；若是不知內裡情節的，倒要歎羨周庸祐了。及至聯元接印而後，衙裡什麼事都由周庸祐出主意，聯元只擁著一個監督的虛名，差不多這官兒是周庸祐做的一樣，因此周庸祐的聲勢越加大起來了，當時官紳哪個不來巴結？

周庸祐因付有這般勢力，不如乘此時機，聯結幾個心腹的親朋，盡可把持省裡的大事，無論辦什麼捐，承什麼響，斷不落到他人手上，且又好互成羽翼。想罷，覺得好計，即把本意通知各人，各人哪有不贊成的？就結了官紳中十一個好友，連自己共十二人，名喚十二友，同作拜把的兄弟：第一位是姓潘的，喚做祖宏，是個舉人出身，報捐道員，他的兄長都是翰林院，是個有名的豪紳，渾稱潘飛虎。第二位是姓蘇的，名喚如緒，他的祖父曾任過督撫，是個辦捐務的能手。第三位許英樣，他的老子曾任三司，伯父又是當朝一品。這三位是省內久聞素仰的大紳了。第四位李子儀，是個總兵。第五位李文桂，是個都司，曾在賭場上賺得幾塊錢，也是一個富戶。第六位李著，即李慶年，是個洋務局委員。第七位楊積臣，雖是外教中人，卻是個副將銜的統兵官。第八位李信，是個候補道員。第九位裴鼎毓，本貫安徽人氏，由進士出身，當時正任番禺知縣，這一位能巴結上司，是個酷吏中的班首。第

十位鄧子良，他雖是一個都司銜，實任千總，只是鑽營上也有些手段。第十一位周乃慈，別字少西，是周庸祐的同宗，本沒甚勢力，只是結得那周庸祐，好拍馬屁，故此認作兄弟。以上十一人，連周庸祐共成十二友。

這十二友的名字，個個有權有勢，周庸祐好不歡喜！那日便對周乃慈說道：「少西老弟，我們結得這班朋友，是有聲勢的，還有肝膽的，那時節不患沒個幫手。只須找個地方常常聚談，才見得親密，你道哪一處才好？」周乃慈道：「各位兄弟多在城外往來，今谷埠一帶，是個繁華地面，哥哥許多產業在那裡，不如撥一間鋪子出來，作兄弟們的聚會處，豈不甚好？」周庸祐猛然醒道：「有了，現有一間鋪子，在龍母廟的附近，離谷埠不遠，襟江帶海，是個好所在。裡面還很寬廣，樓上更自清雅，有廳子數座，就把來整飾整飾，總要裝潢些。有時請官宴、鬧妮筵，盡可方便。其餘商量密事，自不消說。」周乃慈聽得大喜，一面通知十位兄弟，看他們意見如何。只見各人都已願意，便商議這一座近水樓台，改個好名色。周庸祐即請潘祖宏、許英祥、裴鼎毓三人酌議，因這三位是科甲中人，自然有文墨。果然那三人斟酌停妥，旋改作「談瀛社」三個字。眾人都贊道：「改得好！」周庸祐便大興土木，修飾這座樓台，好備各兄弟來往。正是：

結得金蘭皆富貴，興來土木鬥奢華。